

明末傳入的西洋教育

方 豪

——六十四年一月十一日蔡元培先生誕辰紀念會演講稿——

一、引 言

近六十年來，談明末中西交通史的人，頗注意於西洋宗教、天文、曆法、算術、地理、物理、醫學、機械、火器等等的東傳，有專書，也有論文，為數不少。本文只談談明末傳入的西洋教育，以紀念偉大的教育家蔡子民先生。這個題目似乎還沒有專門談過。

本文內容將分四點來敘述：

- (1) 當時（十六世紀）的西洋教育制度；
- (2) 若干十六世紀西洋各種專業教育的肄業與考試；
- (3) 當時的西洋著名學校；
- (4) 若干譯入中文的當時西洋大學講義。

但在敘述這四點之前，先須說明：

- (1) 明末向國人介紹西洋教育的是誰？
- (2) 介紹西洋教育的是那幾本書？

明末向國人介紹西洋教育的是義大利教士艾儒略（Julio Aleni），他的詳細傳紀見費賴之（Louis Prier）的 *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'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—1773*

，這本書早已有馮承鈞先生的節譯本，（原書共收四八六人，馮譯本只收了五十人）名為「入華耶穌會士列傳」，可是我一遇機會，必向讀者或聽眾加以更正，把「入華」改為「在華」，因為無論原書或譯本，都有中國人在內，所以不能稱為「入華」。在拙著「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」第一冊，也有一篇新傳。

艾氏威尼士人。生於一五八二年（明萬曆十年），是錢謙益同年，比黃道周大三歲，比徐宏祖（霞客）大四歲；比徐光啓小二十歲，比李之藻小十七歲。萬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也就是黃宗羲誕生年，到了澳門，三年後進入內地。我常說他在某些方面，比利瑪竇還要受人尊敬，被我國人尊稱為「西來孔子」。（見「聖教信徵」）

三山陳侯光著「辯學藹言自敘」說：

「近有大西國夷，航海而來，以事天之學倡。其標號甚尊，其立言甚辨，其持躬甚潔。關二氏而宗孔子，世或喜而信之，且曰聖人生矣。」

此西方聖人即指艾儒略。

他到過的地方，依次是北京、上海、揚州、陝西、山西、杭州、常熟、福建的福州、泉州、

興化、延平等地。永曆三年亦即清順治六年（一六四九）卒。

明末清初來華的西教士，喜與中國士大夫往還，士大夫亦喜餽贈方物，或題贈詩詞，但像「熙朝崇正集」所收的贈詩者多至七十一人，而大部分都是贈艾儒略的，其中如葉向高、張瑞圖、何喬遠諸人，都是晚明名儒。與此書同一書名的，另有一種，泉州刻本，四卷，崇禎十一年（一六三八）刻，其中所收多為有關天主教的章疏序跋之類，兩書均存巴黎國家圖書館。現在所傳的却是抄本，書名右題「閩中諸公贈泰西諸先生詩初集」，既有「初集」，可知原準備再出續集，而抄本亦有「尚有贈者容嗣刻」七字，可見原書必是刻本，否則，不致有「容嗣刻」字樣。

艾氏談論西洋教育的書是「西學凡」和「職方外紀」。

「西學凡」一卷，天啓三年（一六二三）杭州刻本。有楊廷筠、許晉臣等序。四庫列於子部雜家類存目二。雖只是存目，但其內容已賴四庫全書提要而流傳於世。稱之為：「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」。曾由李之藻收入「天學初函」，列為第一種。可見其重要。

提要評語，頗有成見，容下文再說。

「職方外紀」五卷，卷首一卷，和「西學凡」同年在杭州刊行。有李之藻、楊廷筠、瞿式穀、許晉臣等人序，及艾儒略序。此書可稱為第一部漢文世界地理書。四庫全書收入史部地理類四。也收入「天學初函」，還有守山閣叢書本和外國輿地叢書本。可惜大家都注意於殊方異俗或珍奇物產，而對禮教學校部分，反而忽略了。

二、明末傳入的西洋教育制度

「職方外紀」對於當時的西洋教育制度，曾作概略的介紹，不及「西學凡」的詳細。在卷二「歐邏巴總說」中說：

「歐邏巴諸國，皆尚文學。國王廣設學校。一國一郡有大學、中學；一邑一鄉有小學。小學選學行之士為師；中學、大學又選學行最優之士為師。生徒多者至數萬人。

其小學曰文科，有四科：一、古賢名訓；一、各國史書；一、各種詩文；一、文章議論。學者自七八歲，學至十七八；學成，而本學之師儒試之。

優者進於中學，曰理科，有三家：初年學落日加，譯言辯是非之法；二年學費西加，譯言察性理之道；三年學默達費西加，譯言察性理以上之學，總名斐錄所費亞。學成，而本學師儒又試之。

優者進於大學，乃分為四科：一曰醫科，主療病疾；一曰治科，主習政事；一曰教科，主守教法；一曰道科，主興教化。皆學數年

而後成。學成，而師儒又嚴考閱之。

凡試士之法：師儒羣集於上，生徒北面於下。一師問難畢，又輪一師，果能對答如流，然後取中。其試一日止二二人。一人遍應諸師之問，如是取中，便許任事。（中略）其都會大地，皆有官設書院，聚書於中，日開門二次，聽士子入內抄寫誦讀，但不許携出也。

又四科大學之外，有度數之學，曰瑪得瑪第加，亦屬斐錄所科內。此專究物形之度與數；度其完者，以為幾何大；數其截者，以為幾何多。二者或脫物而空論之，則數者立算法家，度者立量法家。或體物而借論之，則數者在音相濟為和，立律呂家；度者在天迭運為時，立曆法家。此學亦設學立師，但不以取士耳。此歐邏巴建學設官之大略也。

「西學凡」因專講西學，所記西洋教育制度，較「職方外紀」尤為詳細。稱文科為勒鐸理加，即拉丁文 Rhetorica；理科為斐錄所費亞，即拉丁文 Philosophia；醫科為默第濟納，即拉丁文 Medicina；法科為勒義斯，即拉丁文 Leges；教科為加諾攝斯，即拉丁文 Canones；道科為陡祿日亞，即拉丁文 Theologia。

「西學凡」並特別說明：

「惟武不另設科：小者取之材官智勇，大者取之世胄賢豪。」

對於文科何以列於最先，「西學凡」亦有說明：

「蓋語言止可觀面相接，而文字則包古今，

接聖賢，通意胎於遠方，遺心產於後世，故必先以文關諸學之太路。」

小學文科，「西學凡」更提到附屬的「樂」與「舞」，說：

「又附有交接進退之規，有拊奏之樂，有合節之舞，有書數之輿，讀經之詠。此諸學各有一公堂習之。」

「西學凡」對於當時西洋文學所重視的「文筆」與「議論」，亦有詳細介紹。共分五端：

「一先觀物、觀事、觀人、觀時勢，而習覺道理以相質，所謂種種議論之資料是也；二、貴乎先後布置有序而不紊；三、以古語頗華潤色；四、將所成議論，嫻習成誦，默識心胸。……終至公所主試者之前誦說之；或登高座，與諸智者辯論焉。蓋議論本欲破人之疑，而發其志，以善處其事，不能通人之心，感人之情，無益也。故言語之輕重疾徐，以至容貌顧盼，舉手瞬目，皆有其法，俾聽之者愛、惡、悲、喜，言下即觸，不徒浮言散於空中而已。」

對於理學，「西學凡」說：

「大都學之專者，則三四年可成。」

「初一年學落日加」，即拉丁文 Logica；「第二年專學費西加」，即拉丁文 Physica；「第三年進斐錄所第三家之學，所謂默達費西加」，即拉丁文 Metaphysica；「第四年總理三年之學，又加細論幾何之學，與修齊治平之學。幾何之學，名曰馬得馬第加」，即拉丁文 Mathematica；「修齊治平之學，名曰厄第加」，即拉丁文 E-

thica。

以上「西學凡」均有詳細解釋，略記之：

落日加：「譯言明辯之道，辯其是與非，虛與實，表與裏之諸法。」

費西加：「譯言察性理之道，以剖判萬物之理，而為之辯其本末，原其性情；由其當然，以究其所以然。」

默達費西加：「譯言察性以上之理，總論諸有形及無形之宗理。」

馬得馬第加：「譯言察幾何之道，則主乎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。」

厄第加：「譯言察義理之學」，包括修身之道、齊家之道、治國之道。

三、十六世紀西洋各種專業教育的肄業與考試

「西學凡」對於十六世紀時，西洋醫學、法學、教學、道學的學習過程，年限及考試，亦各有介紹。對於醫學，它說：

「西國不敢輕易此舉，必立國中講醫之庠，延博學高明之醫，已曾留心斐錄者，始令習醫之徒，相從肄學；詮釋古醫之遺經，發明人性之本原，辨外體百肢之殊，內臟諸情之驗，及萬病之所以然，而因設其所用療治之藥。大約六年之內，博習醫經，然後隨師日觀所診之脈，所定之方，所試之效，而始令其得與考選也。考非精熟，領主司之命者，不得擅醫人。」

對於法律教育，「西學凡」說：

「故西國從古恒立法律之庠，以其講明決斷人事之本，特請大臣老吏習慣斐錄之學者，致其厚俸，而聽其教，亦六載為期。六載之末，始應殿試，而取其剖斷精當，可任國家之重者，授之職事。」

對於教會法，「西學凡」有特別介紹說：

「教學者，古來教皇所定教中之法度者也。……其師比之醫師、法師、又大不同，亦要數年傳習教程，曾從學斐錄中來，其理易入；必萬事規條，通達無礙，圓應不窮，而後考取焉。中式，則教主授以官爵，所任職事，皆奉自古教化王所定而行。」

對於道學，即今所稱神學，「西學凡」解釋尤詳，最後它說：

「在大西諸國，雖古來留心諸學，然而無不以陡祿日亞為極為大，如欲速成其學者，講師分席，且暮更互闡發，亦必四年庶幾有成。」

「西學凡」對於哲學的重要性，曾特加說明

「至於醫學、法學、教學，或年稍長，工夫不得次第舉行，亦有不全學斐錄而為之者，然必曾由此學，而後三學乃有憑據，更為精深；若從陡祿日亞之學者，則斷未有離斐錄而徑造焉者也。」

四、十六世紀若干西洋的著名學

校

艾儒略在「西學凡」中已說過：

「以上諸學（指文科、理科、醫科、法科、

教科、道科等六種），自非帝王之胄，莫能各覓私師。大都本國之王，就各名城處所立公監，延請衆多高師，隆以原俸，而令諸生從焉。不但師受供俸，即諸有志願學，而力不足者，國王為多設社院，以資其學。亦有富貴大臣，捐資自立學舍，供養諸賢以助學者。」

艾氏在「職方外紀」卷二「以西把尼亞」（即西班牙）章中，介紹了四所大學。他說：

「國人極好學，有共學，在撒辣曼加與亞而加辣二所，遠近學者聚焉。高人輩出，著作甚富。而陡祿日亞與天文之學尤精。」

撒辣曼加即 Salamanca，亞而加辣即 Alcala 按撒辣曼加大學為伊比利亞（Iberia）半島上最古老的大學，約一二三〇年（南宋理宗紹定三年）由 Alphonso IX of Leon 創立，由聖 Ferdinand of Castile 重建於一二四二年（南宋理宗淳祐十四年），聲譽日隆，以教會法與民法最為著名，學生且遠自巴黎及 Bologna 負笈前來。在十五、十六世紀時，執全歐洲各大學的牛耳。哥倫布（Christopher Columbus）曾在這所大學研究有關他日後發現新大陸的資料。而哥白尼（Copernicus）學說，遠在未被一般人接受之前，即在該大學講授。但一五五〇年後，即漸趨衰落。

亞而加辣大學是一五一〇年（明正德五年）由樞機 Jimenes de Cisneros 創設，僅次於撒辣曼加大學。最著名的所謂 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（用數國語言記述的聖經），即該

大學從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七年着手完成。該大學的主要建築即聖伊爾德豐索(San Ildeloso)大樓，則在一五八三年竣工。一八三六年改稱馬德里大學，而大學原有建築物改為「宗教裁判」(Inquisition)的檔案館。

「職方外紀」並無專章敘述葡萄牙，但在以西把尼亞章內說：

「以西把尼亞屬國，大者二十餘，中下共百餘。其在最西者曰波爾杜瓦爾(即葡萄牙)……國中其學二所：曰厄勿辣，曰哥應拔，其講學名賢，曾經國王所聘，雖已較講，亦終身給祿不絕。歐邏巴高士多出此學。」

厄勿辣原名Evora，哥應拔原名作Colimbra。厄勿辣大學乃一五五一年(明世宗嘉靖三十年)由耶穌會士創辦，創辦人為Cardinal King D. Henrique，一七五七年十月，兩大學被Pombal解散，而將全國一千七百位耶穌會士集中在兩大學。在艾儒略為明末中國人介紹的幾所大學中，這是一所歷史最淺的大學。現在似已改為一慈善機關。

哥應拔大學為葡萄牙三所最古大學之一，一五二九年(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，即宋亡後十一年)成立於里斯本，一三〇八年(元武宗至大元年)遷至哥應拔；一三七七年(明太祖洪武十年)遷回里斯本，最後終於一五三七年(明世宗嘉靖十六年)決定設永久校址於哥應拔。藏書有一百萬冊；博物館及實驗室亦非常充實。一八二九年，葡王先准耶穌會恢復哥應拔大學，一八三〇年左右，又恢復厄勿辣大學，但不久又被關閉。

下文要提到的利瑪竇數學老師「丁先生」即曾在哥應拔大學攻讀哲學。

「職方外紀」卷二「拂郎察」(即法蘭西)說：

「其都城名把里斯，設一共學，生徒嘗四萬餘人。併他方學，共有七所。又設社院，以教貧士，一切供億，皆王主之。每士計費百金。院居數十人，共五十五處。」

把里斯即巴黎(Paris)。一七〇年(南宋孝宗乾道六年)在巴黎成立巴黎師生協會(Universitas Societatis magistrorum discipulorumque)，有些史家即以此年為巴黎大學誕生之年。因大學(Universitas)原有「社團」之意。

一三二五年(南宋寧宗嘉定八年)校友教宗因諾森三世(Innocent III)使之直屬教廷，脫離巴黎總主教。一三三一年(南宋理宗紹定四年)教宗額我略九世(Gregory IX)又頒布「知識之源」(Parvus Scientiarum)賜與巴黎大學師生協會，對課程、教學、考試、學費、制服及學位授與等，有自行處理之權。從此正式成為「巴黎大學」。

艾儒略雖義大利人，但對當時義大利的大學，却沒有一所略作介紹。艾氏對羅馬的「大殿」「教皇」「奇觀」「名苑」敘述甚詳，而羅馬大學，亦無一言涉及。其時義大利猶未統一，書中「意大利亞」章內，對所有「屬國」亦只有下列一節：

「其外有博樂業城，因多公學，名為學問之母。」

艾氏書中，譯 Collegium 為公學，譯 Univer-

sitas 為共學；博樂業當即 Bologna。

其他在「亞勒瑪尼亞」，指瑞士。如云：「其工作極精巧，制器匪夷所思，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。」

又說：「土人散處各國，以為兵，極忠實可用，至死不貳。各國護衛宮城，或從征他國，親兵皆選此國人充之，本國人僅參其半。」

至今羅馬教宗衛隊與儀隊，仍募用瑞士人。對於瑞士的學校，「職方外紀」也只有寥寥若干字說：

「中國(當係「國中」二字之倒)設共學十九所。」

「職方外紀」稱英吉利為「諸厄利亞」，但對於英國的著名大學，隻字未提。而在十六世紀初，西歐有大學八十六所，其中三十八所由教宗許可或資助；十五所由神聖羅馬皇帝頒發許可證；二十所由教宗及皇帝雙方承認並資助；十三所由國王或公侯創辦。

五、若干譯入中文的當時西洋大學講義

(1) 幾何原本前六卷

「幾何原本」，根據「大學初函」本，是「利瑪竇口譯，徐光啓筆受」。很久以前，陳寅恪先生在他的「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」中，已經說過：「此滿文譯本及數理精蘊本皆經刪改」；陳先生又說：「而數理精蘊本恐非僅就利徐共譯本所能刪改而成者。」但陳先生却不知道利徐共譯本亦非歐幾里得的原本，而為羅馬大學(Collegium)本。

gio Romano) 一講義的譯本。利瑪竇是羅馬大學的學生，他稱他的老師為「丁先生」；「丁先生的原名叫 Christophorus Clavius，亦作 Cristoforo Klau，又作 Clavio，義即「釘」也，利瑪竇改稱中國姓曰「丁」。一五七二年至一五七五年，丁氏任羅馬大學教授，擔任的是數學，而利氏正是一五七二年九月十七日進羅馬大學。萬曆三十五年（一六〇七）利瑪竇作「譯幾何原本引」，說：

「乃至中古，吾西岸特出一闢士，名曰歐幾里得，修幾何之學，邁勝先士，而開迤後進，其道益光。……其幾何原本一書尤確而當。……至今世，又復崛起一名士，為寶所從學幾何之本師曰丁先生，開廓此道，益多著述。寶昔游西學，所過名邦，每邁顯門名家，輒言後世不可知，今世以前，則丁先生之于幾何無兩也。先生于此書，覃精已久，既為之集解，又復推求續備，凡二卷，與元書都為十五卷。……凡三易稿，先生勤，余不敢承以怠，迄今春首，其最重要者前六卷，獲卒業矣。但歐几里得本文已不遺旨；若丁先生之文，惟譯註首論耳。」

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，余寓北平，兼任北堂圖書館館長（對外），曾檢查丁先生的書共有二十五種，包括重複而版本不同的在內，都是拉丁文，有幾種是關於天文的、曆法的和鐘表的；（我們知道現在採用的額我略曆，是教宗額我略修訂的，而這位丁先生曾直接參與工作。）直接和歐几里得幾何學有關的，也有幾種。

其中最早的一種丁先生所著 *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*，出版於一五九一年，見北堂圖書館目錄一二九七號，已在利氏離歐之後，可能是金尼閣（Nicolas Trigault）帶來的七千部西書中之一，利瑪竇是能看到和使用的。

臺灣書局影印的「天學初函」第一本有一篇毛子水先生的「徐譯幾何原本影印本導言」，對於幾何原本的作者，它的流傳、它的中譯本，都有詳細說明。毛先生也知道利徐共譯的「幾何原本」，是丁先生的講義本：「含有以前許多學者的注解，以及他自己的批評和疏釋的。」毛先生又說：「即二十世紀上半期世界上最偉大的希臘算學家希斯（Sir Thomas Heath）亦以為是一部最有用的書。」

不過毛先生也指出：「利瑪竇的口譯，並沒有把丁先生的評注完全譯出；實在，他只是把歐幾里得的原本照丁先生所解釋的意旨節單的說出來。」

(2) 同文算指十卷

德禮賢編「利瑪竇全集」(Fonti Ricci-ani) 第一冊二九七頁註，謂「利瑪竇授，李之藻演」的「同文算指」的原本，即利氏之師丁先生所撰 *Christophori Clavii Bambergensis e Societate Iesv Epitome Arithmetice Practicae*，北平北堂藏有一五八五年本，目錄列於一二九六號，疑亦屬於金尼閣携入的七千部西書之一。

(3) 渾蓋通憲圖說六卷

這本書雖只署「李之藻演」，但自序中提到：「昔從京師，識利先生，歐邏巴人也，示我平

儀……耳受手書，頗亦鏡其大凡。」可知書中有關西洋學說部分，必得自利先生口授。而所依據的底本，也是「丁先生」在羅馬大學的講義，至今仍保存於北堂圖書館，見該館目錄編號一二九一號，書名 *Christophori Clavii Bambergensis e Societate Iesv Astrolabium*，一五九三年版，有原著人丁先生用拉丁簽名題贈利瑪竇：P. Mathaeo Ricci donum auctoris；又有義大利文題曰：alla China，義為「寄中國」，可知是利瑪竇到中國後，其師丁先生所補送的新版本。「渾蓋通憲圖說」，李之藻始演於萬曆三十三年（一六〇五），作序於三十五年春，同年秋刻。亦即利瑪竇去世前三年，所以這個本子，利瑪竇是可以看到和利用的。

以上三本書，都是利瑪竇的老師「丁先生」在羅馬大學任教時的講義。但譯入中文最多的是哥應拔大學的講義。

一九三五年，荷蘭籍教士惠澤霖（Hubert Verhaeren）在法文「北京公教雜誌」(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, p. 417-129) 發表「亞里斯多德在中國」(Aristote en Chine)。他說：所謂「亞里斯多德」是指「現代化的亞里斯多德」(Aristote modernisé)，亦即是哥應拔大學的耶穌會教士們所講授的亞里斯多德。

惠神父又說：這套哲學講義或註疏，是十六世紀末，哥應拔大學耶穌會士們，在他們的葡萄牙省會長豐塞加 (P. Fonseca) 領導下所完成發行的，豐塞加本人即被譽稱為「哥應拔的亞里斯多

德 (Aristote de Colimbre)。

惠神父依照出版的先後，列序如後：

1 一五九一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亞里斯多德物理學講義」八卷。

2 一五九二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論天講義」四卷。

3 一五九二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論礦產講義」。

4 一五九二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小自然科學講義」。

5 一五九五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倫理學講義」。

6 一五九五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亞里斯多德論生與滅」二卷。

7 一五九五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論靈魂講義」三卷。

8 一六〇六年出版哥應拔大學「亞里斯多德的全稱辯證法」。

以上八種，共訂成五巨冊；第一版由哥應拔大學出版，很快的就有其他地方版，其中最出名的有里昂、里斯本、威尼斯、科隆及馬茵版。

現將八種中的中文譯本，依照完成先後的次序，略述如下：

1 靈言蠡勺，上下二卷，畢方濟口授，徐光啓筆錄。畢方濟西名 Francisus Sambiasi。義大利人。有天啓四年（一六二四）上海或嘉定重刻本；收入「天學初函」的重刻本，則是杭州慎修堂刻本。民國八年英斂之先生（華）重印，有陳援菴先生（垣）、馬相伯先生（良）序。北堂圖書館藏有一六一七年科倫版哥應拔大學原本，

一冊，每面兩排，多達五六〇排，即二八〇面，而明刻中文本，卷上四十葉，卷下僅二十八葉，葉上下面各九行，行十八字。可見實為一種提要性質的節譯本。

2 實有詮，六卷，傅汎際譯義，李之藻達辭。傅原名 Francisus Furado，葡萄牙人。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年）之藻序。四庫子部雜家類存目。費頰之「在華耶穌會士列傳」說是亞里斯多德「論天」的譯本，不確，而完全譯自哥應拔大學的講義，而且是亦步亦趨的直譯。北堂圖書館有一五九三年里斯本刊本，而國立北平圖書館、獻縣耶穌會哲學院（抗日戰事後遷北平）及上海徐家匯藏書樓都有明刻譯本。拙著「李之藻研究」第九章有專題研究。

3 名理探，十卷，傅汎際譯義，李之藻達辭。現存有五卷本，翻譯時間，當在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至天啓七年（一六二七），約刻於崇禎四年（一六三一）後，崇禎九年（一六三六）前。李之藻卒於崇禎三年（一六三〇），所以是一部未譯完的書。而由其子次慶所刻。十卷本的刊刻，當在更後。

巴黎國家圖書館有兩種刻本，都是五卷本；羅馬國家圖書館有五卷刻本；教廷圖書館有殘刻本；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五卷抄本；北平北堂圖書館則有十卷抄本。徐家匯的抄本，先由馬相伯先生傳抄，英斂之先生又傳抄一部；民國六年，陳援菴先生也抄得一部；民國十年，章行嚴（士劍）、胡適之、吳雨僧（宓）等先生再向陳先生借抄。十五年，北平公教大學（後改稱輔仁大學

）輔仁社即據援菴先生藏校本影印。有陳先生跋。二十年，上海光啓社將五卷本排印。同年，徐潤農神父（宗澤）在北堂圖書館發現拉丁文原本，即哥應拔大學講義，編目為一三六五號。卅年秋，范行準先生（適）購獲十卷本，以原值讓與徐家匯藏書樓，不久即交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問世。至於此書究竟已譯幾卷？已刻幾卷？拙著「李之藻研究」第十三章有專題研究。

4 修身西學，五卷，高一志譯。高原名 Alphonas Vagnoni；漢姓名本作王豐肅，南京教難時，一度被逐，重入內地，改為高一志。譯於崇禎四年至十三年（一六三一—一六四〇）之間。民國十二年，上海土山灣重印。高氏書首有「大旨」，稱其書為哲學的一部分；又分哲學為「性理之學」與「義禮之學」；前者今稱物理學，後者今作倫理學。高氏然後根據哥應拔大學講義，分為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；但哥大講義，只講到「修身」。

北堂圖書館所藏哥應拔大學講義還有多種，例如艾儒略的「性學論述」，讀它的內容，也極可能是譯自哥應拔大學的講義。

六、結 論

根據上面所講，明末中國士大夫，至少已有一些人略略知道一些西洋教育的制度，一些西洋學校的情形和四所大學；至少已有七種西洋大學講義的譯本。

「西學凡」和「職方外紀」二書，都收入「天學初函」，而「天學初函」這部天主教三百餘

年來的唯一叢書，在明末清初流傳極廣，直到雍正禁教以後，纔逐漸少見。但是只要我們略略注意日本也嘗禁止天主教從中國傳往，而「天學初函」也被列為禁書，可見此書影響之大。現在國內有下列藏本：

一、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，據我所知這是保存得最好的一個本子。

二、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本，曾運往美國保存，五十四年已運回臺灣。

三、國立北京大學藏本。

四、私立金陵大學藏本，曾被德禮賢借往羅馬，供他個人參考；德神父去世前，託羅光總主教保管，現寄存於故宮博物院。五十四年台北學生書局曾據此本影印。但却是我所見的最壞的本子，許多地方漫漶不堪。

其他還有四五種，不備述。

在歐洲大學講義的譯本中，羅馬大學講義「幾何原本」「同文算指」「渾蓋通憲圖說」以及哥倫拔大學講義「靈言蠡勺」也都收入「天學初函」，所以流傳很廣。四庫提要對於這些書，有一處理原則：凡屬於科學的，即「天學初函」所謂「器編」，一概收入，凡屬於宗教的，即「天學初函」所謂「理編」，只予存目。而在提要中，往往給以譏刺性的評語，但有時這些不利的評語，反而會引起讀者的好奇心。這必是撰四庫提要的諸位先生如紀曉嵐等所意想不到的。

附記

在「名理探」中，對於十六世紀的西洋教育

也有相當詳細的介紹。但此書的翻譯已略晚於「西學凡」和「職方外紀」；而「名理探」的譯者李之藻，和「職方外紀」的彙記者楊廷筠，都是杭州同鄉；加以「西學凡」也在杭州刊刻，所以「名理探」受前二書的影響是很可能的。但「西學凡」是發凡提要性質；「職方外紀」是附在地理中提到，都不如「名理探」所記，學術性較為濃厚，範圍亦較廣。由此一觀點考之，李之藻似又係另譯，未曾抄襲楊廷筠。茲亦節錄一部分，附於文末，供讀者參考。

卷一「諸藝之析」曰：

「藝之別有三：一依所論而別；二依所向而別；三依所居而別。凡藝所論，或是言語，或是事物；言語之倫有三：一曰談藝，西云額勒瑪第加（蒙按即文法，拉丁文作Grammatica）；二曰文藝，西云勒讀理加（蒙按即拉丁文Rhetorica）；三曰辨藝，西云絡日伽（蒙按即拉丁文Logica），而又有史，西云伊斯多利亞（蒙按即拉丁文Historia）又有詩，西云博厄第加（蒙按即拉丁文Poetica）。詩、史屬文藝中之一類，緣此三者，皆有所文焉；以歡動人心故；其他諸藝，皆事物之屬也。

所向分爲兩端：一謂用藝；用藝後分有二：（一）其所作用，留於其所從發之德，如明悟之諸作用，留於明悟者，謂之鑑藝；（二）其作用，爲物之所以受成者，如造室、畫像之類，謂之業藝。

鑑藝後分爲二：一屬辨學，其本分，在制明悟之作用；一屬修學，其本分，在制愛德之作用。修學又分爲三：一在克己，西云額第加（蒙按即拉丁文Ethica）；一在治家，西云額各諾摩加（蒙按即拉丁文Economica）；一在治世，西云薄利第加（蒙按即拉丁文Politica）也。

業藝（從略）

明藝有三：一謂形性學，西言斐西加（蒙按即物理學，拉丁文作Physica），專論諸質、模合成之物之性情；二謂審形學，西言瑪得瑪第加（蒙按即數學，拉丁文作Mathematica），專在測量幾何之性情；三謂超性學，西言陡祿日亞（蒙按即神學，拉丁文作Theologia），專究天主妙有與諸不落形質之物之性也。

形性學，惟明之一端而已，醫學屬焉。西云默第際納（蒙按拉丁文Medicina）……審形學分爲純、雜兩端：凡測量幾何性情，而不及於其所依賴者，是之謂純。類屬有二：一、測量併合之幾何，是爲量法，西云日阿默第亞（蒙按即今稱幾何學，拉丁文作Geometria）；一、測量數目之幾何，是爲算法，西云亞利默第加（蒙按即拉丁文Arithmetica）。其測量幾何而有所依賴於物者，是之謂雜，其類有三：一、爲視藝，西云百斯伯第模（蒙按即拉丁文Perspectiva，今作透視學）；一、爲樂藝，西云慕細加（蒙按即拉丁文Musica）；一、謂星藝，西云亞斯多落日亞

(豪按即拉丁文 *Astrologia* 今亦譯為星相學)。(中略)又量法，只論圓形，不涉某物，是之謂純；若測星者，專步在天圓體之臚度，是之謂雜也。畫地圖者，亦歸此法。其類有三：「主畫天地之全圖，西云閣斯陸加費亞(豪按即拉丁文 *Cosmographia*)」；「主畫全地之圖，西云沃加費亞(豪按即拉丁文 *Geographia*)」；「主畫各國之圖，西云獨薄加費亞(豪按即拉丁文 *Topographia*)」。

視學(從略)

星學(從略)

超學之分有二：「為超有形之性者，是性之陡祿日亞，即默達費西加論其在於循人明悟所及，以測超形之性。(豪按默達費西加，今作形上學，拉丁文為 *Metaphysica*；而所謂「因性之陡祿日亞」，今作自然神學，即拉丁文之 *Theologia naturalis*。「名理探不分」)；「為超性者，西文專稱陡祿日亞，是超性之陡祿日亞。(豪按即神學，亦稱超自然之神學)」

豪按：自十六世紀西洋教育言之，「西學凡」所云大致已全，但自當時之西洋學術言之，「名理探」之分析實更為細密。如額勒瑪第加、伊斯多利亞、博厄第加、額各諾第加、薄利第加、亞利默第加、百斯伯第機、慕細加、亞斯多落日亞、閣斯陸加費亞、入沃加費亞、獨薄加費亞、自然神學等，皆不見於「西學凡」。即譯音用字亦不盡同，如「

西學凡」之勒鐸理加，此以「讀」代「鐸」；落日加，此作絡日伽；默第濟納，此改「濟」為「際」；但亦有見於「西學凡」而不見於「名理探」者，如斐錄所費亞即為一顯著之例，其他讀者自可覆按。

中國近六十年來圖書館事業大事記

十六開本 定價七〇元

張錦郎 編
黃淵泉

本書記述民國元年至六十年底關於我國圖書館事業之重大事件，計一千三百餘條目。凡成立於清末之圖書館亦均加著錄。取材範圍，包括：圖書館法令、標準、設備、設館、教育、技術等。其排列以時間先後為序。引用資料均註明出處，並詳載卷頁，書末附分類索引，計分：圖書館規程、國立圖書館、公共圖書館、大學圖書館、專門圖書館、圖書館教育等九大類，極便檢查。為研究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必需的參考書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